



胡杨林 ◎茅洪菊

金塔的胡杨林

◎张惠琴

之一

像一把种子随意洒到大地
三三两两,一簇一簇
似独醉,似私语,似群戏
树傍着水,水映着天,叶追着云朵
这是金塔的秋天,这是秋天的胡杨林
藤黄、鹅黄、姚黄、琥珀黄
调色盘恣意碰撞出任性的色彩
低矮、修长、高大、耸入云霄
参差的树站成起伏的诗篇
站在石桥上看层层叠叠的金塔
塔身勾勒出一圈圈浅浅的弧线
一道道,都是凝固的芳菲的倒影
画中人和湖中树心心相印
按捺住不羁的心跳,我在湖边
捡起飘落的叶片掷向幽蓝的湖水
是否因此惊扰了辽阔的涟漪
是否抵达了你轰鸣的心扉

之二

没想到我会坠入金塔的秋天
不早不晚,在霜降之日
我抱紧我的炽热,小心翼翼
落入胡杨林滚烫的掌心
仔仔细细手绘出胡杨林
变幻的树枝和莫测的树叶
想象如果一种形状的树叶
代表一份对你的心情
那我的心意便如一年中
从不会遗漏和错失的二十四节气
如此多姿、如此缤纷
我在你身边发呆、徘徊
想将那些尚未来得及耳语的话
那些激动的空白段落通通寄给你
以霜露,以星星点点的落叶之名
在这样的深秋,在柔绵的宣纸上
写下半世痴狂
半世寂寥

之三

传说中胡杨树的寿命是三千年
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
除了日月星辰、山河湖海
还有什么可以复制出
这样的顽强淡定和从容不迫
握住你便如同抚摸了一段
古老而又新鲜的历史
握住你便如同将微弱的火星
引爆成熊熊燃烧的火焰
身体中的灰暗由此透亮
淡漠疏离一去不复返
由此,那些无处安放的战栗惶恐
尽在胡杨树怀中释放
我也将轻轻拂去
胡杨树一身斑驳无助的累累伤痕
由此,狂风卷起风沙的每一个瞬间
会在我枕边回放
我亦将端起斟满雨水的杯子
等待你梦中降临



又见季克良

◎王广祥

国庆节前几天,得悉季克良老爷子回到南通探亲,我驱车赶往通州想找他聊聊天。好些年不见了,老爷子还是白发飘飘、精神矍铄的老模样。

“您还记得当年在茅台集团采访您老人家说过的话吗?”“记得,怎会忘了你们当年来采访时说过的叶落归根的话呢!不过,这次回家乡只是看看几个晚辈,明天就要去南京参加江苏省茅台粉丝节,节后还要去当年的母校无锡轻工学院,现在的江南大学看看,看完就要回贵州过中秋了!”

季克良是我们南通报业传媒集团的老朋友,在他担纲茅台集团四十多个春秋里,曾多次利用回南通探亲的机会,来作客或出席报社主办的讲坛活动。2011年,纯文学期刊《三角洲》改版为综合文化类期刊,由南通日报社负责主办,首期准备推出具有江海风味的特稿。为此,总编派黄俊生和我专程赴茅台镇,采访季克良。

有机会能采访参加过三届全国党代会和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知名的白酒大师季克良真是不容易。彼时的季克良可是大名人,但闻讯家乡记者到了茅台集团,老爷子满脸笑容连表欢迎,并吩咐手下宣传部门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的

工作。

在茅台集团采访的四天时间里,我们天天泡在各道制酒工艺的车间里,对中国第一名酒的选料、上甑、加曲、翻拌、收堆等流程有了初步了解。白天,季老爷子忙里忙外,我们不忍过多打扰,但只要他深入车间检查流程,我总形影不离,抓到了大量的第一手生动画面。而到了晚上,老爷子则轻轻倒上一杯佳酿和我们侃侃而谈:他直言这辈子和茅台从没分开过,1964年大学毕业分到茅台酒厂,从刚来时的技术员再到技术科副科长、分管技术的副厂长、厂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从深入车间和工人们一起拌料、烤酒、再到各级领导岗位,对茅台酒的各道流程和集团的运行轨迹的掌控没一样落下过。

在茅台集团保存完好的珍贵资料上,我们看到,作为茅台历史上分配进来的第一名科班大学生,季克良在茅台酒的成分构成、香型、微生物区系分布进行了多年呕心沥血的研究,拿出了多篇震动海内外业界的论文,推动了茅台产量的不断提高。在季克良手上,茅台于2006年实现产量6000吨、2003年茅台产量突破万吨大关,实现了毛主席、周总理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要求。2010年,茅台集团又确立了5年后向年产5万吨目标挺进的目标,在季克良手里,茅台酒酿酒工艺跨入中国国家非遗行列,首次评选出的32名中国酿酒大师,季克良名居首位。难怪,我们看到视频上几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季克良,紧握着他的手嘱咐他一定要把中国悠久的白酒文化传承下去的画面,是那么令人激动,更为我们南通出了这样一位在中国白酒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感到自豪!

从茅台集团采访归来,改版后的首期《三角洲》头条发表了俊生执笔的近万字专稿《国酒教父季克良》,再配上我精心抓取的12幅季老爷子的图片。从此,我们也与季老爷子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季老爷子退休后这几年,除了耳朵有点背外,身板还比较结实。我问:“何不满世界转转寻个开心?”

“开心?我现在忙得很啊!全国各地的白酒评审会、研讨会,培训机构,人家都还记得我这个老家伙,盛情邀请你去当评委,发表一点意见,你好意思回绝?看到中国白酒酿造业新成果不断,看到我的家乡南通天天在巨变,老百姓的生活节节高,我才更开心啊!”

天台村
◎戴春香



天台村,又名马换沟,坐落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北部山区。据《南郑县志》记载:明洪武年初,便由此得名。

相传褒城县黄官一茶商,路过此处,见风光旖旎,土地肥沃,即用茶马互市得来的七匹马换得此地的七条山沟,故取名马换沟。后又称蚂蟥沟,为昔日川陕革命根据地,汉中红色教育基地。

秋日下午,阳光柔柔。应汉中朋友邀请,我们一行6人驱车一个多小时,沿蜿蜒山路盘旋而上,途经褒河镇,鸡头关隧道,石门栈道风景区,最终抵达天台村。初到天台村,清新空气扑面而来,让人神清气爽。

石阶两侧生长着一株株玉簪绿植,娇莹可人,绿色花茎从叶丛中抽出,未开时如少女的簪头,绽放时朵朵玉簪花洁白如玉,阵阵芳香沁人心脾,诗云:若非月姊黄金钏,难买天孙白玉簪。

拾级而上,绕过小木屋,便看到一座木质廊桥横跨溪水之上。桥身朱色涂抹,桥面由长短一致的木板铺成,徒步踩在木桥上,“咯吱咯吱”的响声清脆悦耳。站在桥上看风景,一幅山水画卷徐徐舒展:深潭瀑布,流水潺潺,青鸟吟唱,鱼戏石间……

抬眼望去,青山连绵耸立,仿佛天然保护屏障,树木葱葱茏茏,阵阵松涛不绝于耳,宛如初夏盛景。行走在这样的山水画境里,疲惫、忧愁、所有心事渐渐消散,像栖身在水里的石头洗净浮尘,周身轻松愉悦。

往前走,村落依山而建,傍水而栖的民宿掩映在山林间,墙面由砖石堆砌而成,坚如磐石。阳光下,大门两侧“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金色对联熠熠生辉。在当地农户的邀请下,绕过楼梯,推开雕花窗棂,一席清凉风迎面吹来,真有“总有山间一缕风,解我十万八千梦”的畅怀之感。

低头看去,房前空地上摆设怪石盆景,水泥地面上暴晒着石菖蒲根、苞米、核桃。辞谢农户,与好友择一处临溪而建的阁楼,倚窗而坐,静心听灵动的溪水声,解我忧愁,慰我心灵,惬意得好似进入了甜蜜梦乡。

俯身看去,楼下院子里,三五成群老人围桌而坐,切磋棋艺。他们个个斗志昂扬,精神矍铄,妙手迭出,完全沉浸在“金戈铁马扫千军,羽扇纶巾旗人生”的氛围里,自是与山水画卷融为一体。

石阶旁戏水的孩童,手拿着一把水枪,互相嬉闹。小男孩的裤脚小女孩的裙边全湿答答的,丝毫没影响他们的情绪,互相喷水。本来安静的山间,正是多了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才更添一份童趣,一份快感。

